

与张謇共甘苦患难的吴寄尘(一)

□朱 江



无论是从与张謇一系关系而言，还是从大生企业的运转来看，甚至从南通公益事业发展着眼，吴寄尘都是一个穿针引线的关键人物，但就是这么一位担负着重多重使命的中轴人物，其生平至今仍难窥全豹。

吴寄尘，名兆曾，早年字簪云，中年改字寄尘、季诚，籍贯丹徒(镇江)，生于1873年7月14日，卒于1935年8月22日。

吴寄尘的父亲与原配谢太夫人生育7女3男(长子敬曾，字幼承；次子熙曾，字敬庭；三子爌曾，字季农)，谢太夫人去世后，续弦24岁的林太夫人(江苏六合人)。林太夫人生1子2女，儿子吴寄尘5岁时丧父。吴敬庭和吴季农后来都从商，亲戚认为吴寄尘也适合商道。“太夫人口应之，而心痛诗书之泽之斩也。乃早晚自课之”。林太夫人认为“凡教小儿，必以风雅植其初基，陶其性情，然后乃可授之以学”。她优先以唐代诗人司空图的《二十四诗品》以及清代孙洙(号衡塘，退士)编选的《唐诗三百首》作为启蒙教材，一直训育吴寄尘至13岁。之后，吴寄尘外出游学，23岁中秀才。1905年朝廷下诏自1906年废科举，吴寄尘到上海协助其兄吴季农营商，并改字寄尘。

吴寄尘1912年担任大生驻沪事务所所长，一直到1935年去世，经历了大生企业的辉煌与沉沦，是大生企业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大生驻沪

事务所所长的位置，非常人所能胜任。大生驻沪事务所作为大生企业在上海的窗口，担负着与社会各界特别是股东的联络、资本的募集、物资的采购等多种事务。吴寄尘本人还需要作为张謇的代理人，处理各类应酬、会务，可谓事务繁杂，责任重大。

吴寄尘是张謇的下属，但在长久的合作中又成为亲密的朋友。张謇夫人吴道愔在请吴寄尘协助处理“遣出张佑祖”的信中有言：“先生为先夫嵩公与怡儿所推重，有数十年通家之谊。”吴寄尘兢兢业业辅助大生的事业，南通市档案馆保存的吴寄尘当年的记事本中，记载着吴氏处理的事无巨细的各种事务，其中不乏张謇的行迹。据癸丑年(1913年)《季诚记事》，张謇对吴寄尘信任有加，寄给上海方面人士的信件，一般先寄到大生驻沪事务所，再由大生驻沪事务所把信件分致各处，如徐积余、陈英士、虞洽卿、刘聚卿、许久香等人。《季诚记事》也记录大生驻沪事务所把赵竹君送到的信件，转给在南通的张謇。

1918年，吴寄尘的母亲林太夫人八十大寿，张謇除送上珊瑚冷金屏12幅作为寿礼外，还撰写《吴母林太夫人八十寿言》。张謇在《寿言》中将吴氏引为知己：“太夫人则少韩先生之女，兰荪先生之姊，石君先生之继配，而吾友季诚之母也。”时当大生企业处于黄金时期，作为大生驻沪事务所的所长，吴寄尘功不可没。张謇称吴寄尘为“吾友”，其中饱含对吴寄尘不遗余力辅佐南通实业的衷心称许，也凝聚他对吴寄尘之间的个人情感。张孝若有言：“我父六十以后的经营实业，最得力而最共甘苦患难的，要算吴君兆曾。他本是读书人，所以能识大义，品行纯洁，心地长厚，也是我父生平很爱重的一个

人。”

吴寄尘嗜好藏书，味秋轩是其书斋名，亦是吴寄尘在大生各项投资的户名。吴寄尘热心公益，倡导并主持在镇江建造绍宗国学藏书楼。对于这样一位对大生企业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，然而长期在幕后策划和奔波的人物，学界研究不多。张謇事业的开拓，离不开其背后一个具备专业知识又具有实践经验的团队，吴寄尘无疑是其中的灵魂人物。厘清、重构吴寄尘之生平，对于进一步研究大生企业的创业历程，深入探讨张謇的内心世界，能够提供丰厚的背景材料。

吴寄尘是个多重角色的人物。首先也是最重要的，他是大生系统中举足轻重的职业经理人，一位为近代民族工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。一般都认为在大生系统张謇主外，张謇主内，其实忽视了吴寄尘的作用。大生系统的主体在南通，但是资金往来、物料采购、人才招聘、信息采集等都依赖上海，南通和上海其实是大生系统发展的两极。作为大生驻沪事务所的所长，吴寄尘展现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，忠诚、勤勉、规范又不失灵活，是张謇理念和意图的具体执行者、落实者。其次，吴寄尘与张謇之间也有一层类似幕僚的关系。吴寄尘为张謇出谋划策，也为张謇处理家庭和个人事务，解决张謇的后顾之忧，与张謇结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，受到张謇家族的信赖。再次，作为受传统文化影响以及张謇的熏陶的士绅，一方面是大生系统从事慈善的操盘手，另一方面自身也是热心公益的慈善家，传统文化的守护者。张謇研究，不能忽略张謇身边的团队，特别是吴寄尘这样默默的辅佐者和策划者。

(作者单位:南通市档案馆)



餐桌上的PK

□陈 晖

海外学子放寒假了，陆续回来与家人团聚，这接风宴也是一场接一场。同时，餐桌上儿女们的PK还是依旧。

一大桌子上坐着三位学子。显然，其中一位叫霓的女孩备受关注。霓在维也纳学音乐，聊起女儿，霓妈满脸自豪，席间，霓还表演了小提琴独奏。虽然我不懂音乐，但她时而如缓缓溪流般温柔，时而如万马奔腾般激昂的演奏，还是让我们大开眼界。说到寒假计划，霓说，这次回来就想陪父母旅游，虽说疫情不能远行，附近走走，吃吃美食也不错，他们开心就行。

琳一直就比较文静，琳父却一直小声说着：你瞧霓多厉害，已经在好几个比赛中获奖了。霓多孝顺，还愿意陪父母一起出去见识见识。其实，琳也是不错的，在美国名校读的金融，年年也拿奖学金，只是性格内向。再说了，霓和琳有可比性吗？一个学的艺术，一个学的金融，真不知道老彭是怎么想的，也只有他家闺女受他这份气。

还是凯好，虽然从小在这三个孩子的PK中他就是垫底的，不过，他是个乐天派，从不计较这些。依旧是话没说几句，就一脸的笑，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，不断举杯敬在座的长辈和两位妹妹。凯在英国已经研究生毕业了，应聘到一家上市公司，这次还带来了女朋友，本科毕业于985名校，目前也在英国读研。凯可谓事业爱情双丰收，总算是更胜一筹。

想想我孩子小的时候，几个妈妈聚在一起，就是一场孩子间的PK。谁家数学考分高？谁家在英语竞赛中获奖了？谁家期中考试排名进入年级前十？总之，那个时候，没有一个妈妈会考虑孩子的面子或者感受。如今，孩子们都读大学了，也聚得少了，估计他们也怕了这种没完没了的PK。后来，他们改成私下小聚，没家长的掺和，才更像一场纯粹的聚会。

餐桌上的PK由来已久。记得我小时候虽是家中独女，可有几个堂兄表姐。每到逢年过节大家就会聚在一起吃个饭。本来庆祝美好的节日，就应该佐以美好的大餐。可是席间大人们交谈起来，却总离不开成绩。当然，我这个长相一般，智商一般，能力一般的小妹，总是处于下风。除了偶尔作文获个奖，能让父母脸上稍微发个光，别无他用。

终于，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，我擦亮眼睛铆足劲，暗暗发誓：一定要抓个有文化有人品、工作好素质好的男生。还算幸运，我抓对了人，更重要的是二老相当满意。在人生的紧要关头，我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。

再说我的发小，用她自己的话说：我就一直败在自家餐桌上。发小家有五朵金花，她是最小的一朵。大姐，勤奋好学，从小就英语好，早年就出国留学，现定居美国；二姐精明干练，现任外企高管；三姐贤淑温婉，国家公务员；四姐豪爽泼辣，经营着一家餐馆，生意红红火火。唯有这个小妹，就像不是一个父母生的，从小特性就一个字：慢。姐姐们都戏称她“蜗牛小姐”。其实，发小还是挺不错，成绩好，性格好，就是慢吞吞。

发小每天在餐桌上听得最多的就是要像大姐那样，学好语言靠的就是多听多读；你要像二姐那样，做作业也要讲究效率，除了做对，还要做得快；你要像三姐那样踏踏实实，也就能多考几个高分了；你要像四姐那样，能够照顾好自己，不然以后出去读书，嫁人可怎么办……一直听到耳朵长茧。

高考时，发小决定去美国读神经科学。全家人惊诧，更多是质疑。最后，父母只是说：只要考上了，就支持！发小，还真的考上了！她悄悄告诉我：终于摆脱了餐桌上的PK，我有那么差劲吗？我笑：你最棒！

发小的姐姐们陆续出嫁，发小的终身大事又成了餐桌上的焦点。终于，在35岁那年，她带回了一个白马王子，不仅长得高大挺拔，风度翩翩，而且还是一位神经科学博士。

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，未到终点，谁敢说自已一定就是那个赢家呢？

撼陀螺

□彭 伟

朔风凛冽，些许动物冬眠去了。人倒要出去溜达溜达，活动活动筋骨。最怕冻的要数孩子，他们是出门的急先锋。广场上，玩伴的热情早已将寒意融化。我踩着碎步，尾随孩子前行。他倏忽停下，手持奥特曼玩具，不停地拉动细绳。“滋滋”数响后，奥特曼一分，“叭”的一声，陀螺一落，在地上飞速地旋转。

眼前的一幕，于我既亲切又陌生。亲切的是，陀螺是儿时的玩具；陌生的是，陀螺过去是撼(抽)的，如今居然是拉的。在我小的时候，陀螺不叫陀螺，而叫“鞞枣儿瘟”。就像吃瓜子、花生的乐趣是嗑、捏，抽鞞枣儿瘟的路趣就是撼。一套上好的鞞枣儿瘟，才经得住撼。我的鞞枣儿瘟是大大托木匠定制的，像个大酒杯，上面圆柱，下面圆锥。关键的是，锥底嵌入一颗小钢珠，仿佛猴子的小尾巴，起到平衡的作用。大大还为我自制一根带布の木棍，我握在手里刚刚好，不粗不细。

放学回家，我双手一甩，丢下书包，蹲下身子，操起木棍、鞞枣儿瘟，穿过逼仄的院落，奔向宽敞的人行道。脚忙不迭地，手也没闲着，已经用棍上的布将鞞枣儿瘟裹得紧紧的。我半跪半蹲，一手扶稳鞞枣儿瘟，一手拿好木棍，两手一拉，两腿站立，像大鹏展翅，长布拉动鞞枣儿瘟。在水泥的路面上，鞞枣儿瘟不停地转动。片刻过后，转速稍后，我用力撼动木棍，啪啪数声，鞞枣儿瘟又快速飞转起来。不像撼牌儿，手臂全力上下甩动，才可掀开纸牌，撼鞞枣儿瘟是手臂左右甩动，而且力量和转速成反比：鞞枣儿瘟转得慢，就要迅速地出劲撼；鞞枣儿瘟转得快，就要适当地用力撼。我撼鞞枣儿瘟，总是全神贯注，弯着腰，盯着地上鞞枣儿瘟，及时撼上几下。几个回合下来，即使在数九寒冬，我的头上冒烟，脸上流汗，撼得尽兴，撼得开心。

更开心的是，几个伙伴约好，比赛鞞枣儿瘟。有的将木棍塞在腰间，布带子拖下来，活像赶马的马夫；有的将小木棍扛在肩上，布带子像鱼竿垂下来，活像钓鱼的渔夫。我喜好将木棍横着摆在抬起的左下臂上，布带子像拂尘，随风飘起。我骗伙伴，我是有法术的，他们嗤的一声，表示不信。比赛开始，我们都撼动木棍，尽量促使自己的鞞枣儿瘟加快速度，撞向其他鞞枣儿瘟。谁的鞞枣儿瘟一倒地，就算输了。不像拳击比赛，按体重分级别。鞞枣儿瘟无论大小，混在一起厮杀。大的有天然优势，但未必能够完胜。战术得当，撼得及时，小的便可以弱胜强。我的鞞枣儿瘟块头大。我便主动出击，但是遇过高手，采用防守反击的战术：见我的鞞枣儿瘟撞来，他亲亲一撼，确保他的鞞枣儿瘟擦肩而过，躲过迎面撞击。我追他闪，数个回合下来，我稍有疏忘，鞞枣儿瘟降速的时候，他忽然发力，用力一撼，小鞞枣儿瘟飞速撞来，结果是大的倒地，小的减速转动……

真像飞速的鞞枣儿瘟，时光飞逝而去；真像追着鞞枣儿瘟，弯腰起身，俯仰之间，我已入壮年。马齿徒增，髀肉复生，年复一年，我玩过“鞞枣儿瘟”，听过“鞞枣儿瘟”，却不知这个如皋方言怎么写。查过方言词典，我才知道鞞枣儿瘟的写法。早在北宋，苏汉臣绘有《秋庭戏婴图》，绘出孩子戏耍磨盘玩具的人迷神态。据说，陀螺起源于磨盘玩具。“鞞枣儿瘟”中有枣字，是否与磨盘有关，还需考证，无需考证的是，“鞞枣儿瘟”在如皋方言中还可用来形容脾气倔犟的人。说人也要，说物也罢，“鞞枣儿瘟”都是不撼不动。不过也有例外，还记得卡夫卡写过一篇《陀螺》。文中主人公——那位看似失去理智的哲学家，正是“陀螺”的化身，像旋转不止的陀螺，不停地去抢夺孩子身下高速转动的陀螺。他的身后，没有任何木棍。他最终顿悟，像减速的陀螺，蹒跚而去。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更没有不停的游戏。仿佛被撼的陀螺，无形的或有形的压力或大或小，鞭策着世人，人生的步伐，时快时慢，但终归静止。这也许是陀螺的结局，也是人生追求的无奈。

别样的诗情——赖少其革命题材木刻小析

□杨 谓

2021年12月10日至26日，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项目《木石精神——党的文艺战士赖少其革命文化事业文献作品展》及《王个簃与赖少其书法展》，分别在南通博物苑和个簃艺术馆举行，笔者得以饱赏赖少其先生的众多精品，从而对他在版画、国画、油画、书法、篆刻、诗词等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有了初步的了解。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今取其艺圃中革命题材木刻这一明艳的小花，试作谈读。

上个世纪三十四十年代，抗战军兴，木刻版画以其便于印刷、取材方便廉价、制作快捷等特点只用了较短的时间即得以鼎兴，赖少其(1915—2000)是那个年代“版画运动”的代表人物之一，被鲁迅先生誉为“最有战斗力的青年木刻家”。与一般木刻家不同，赖少其注重木刻理论研究和木刻作品的出版，他编译了新兴木刻史上第一本介绍日本版画技法的《创作版画雕刻法》，出版了18集《现代版画》，编印《诗与版画》等。另外，他还撰写了《中国木刻界的新展望》《从民族精神说到明清木刻》等文章，陆续发表在《广州民国日报》副刊《艺术》“木刻版面专号”上。赖少其的革命题材木刻版画有以下几个特点：

别样的诗意

革命题材，尤其是抗战题材的美术作品，最容易直露空洞，肤浅粗糙，犹如看图说话。赖少其深谙艺术的奥秘，以诗人的眼光选择表现角度，抓住精彩的瞬间提炼形象，手法灵活。木刻《自我写照》只有18cm×6.2cm大小，首刊于1934年出版的《诗与版画》，如梦似幻的场景，时而写实时而抽象的形象，变幻不定的角色身份，传达出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有志青年的忧虑、苦

闷和彷徨。再如木刻《怒吼的黄河》，画面中间是三个军人的形象，如铁塔一般矗立着，背景是一泻千里的黄河水，摧枯拉朽，势不可挡。怒吼的是河，沉默如山的是人，而欣赏者所感受到的沉默着的人的内心力量，却远远超过了奔流的河水。欣赏至此，不觉胆壮气豪，信心倍增，胜利之可期，毋庸多言！

王国维曾说，诗有两种境界，一种是诗人的境界，一种是常人的境界。赖少其的木刻，分明是诗人的境界，那个诗人就是木刻家赖少其。

力的多样

力之于艺术作品，就像健康与高尚之于人一样。

对艺术作品力的鉴赏，主要靠感受与会心，不可作物理式的衡量。一般欣赏者只喜欢关注浮于表面的可视的外力，于内力关注甚少。比如人喜以方、直代表刚硬的力，殊不知方、直也可能因板滞而根本无生命之力可言。外力靠画家的工力一般就能达到，内力除具备必要的工力外，最主要的是靠作者的思想深度与热烈的情感。内力是作品的骨，是魂。木刻《怒吼的黄河》，人物造型是圆润浑朴的，河水也以曲线来表现，却有一股无穷无尽的壮伟的力铺天盖而来。再如《逃荒》，创作于1940年，只有22cm×25cm大小，意境却能厚实绵亘至无限，气象阔大。画中人物，有眺望远方的、有稍事休息的、有弓腰前行的、有肩担重物依然腰板挺直的，各色逃荒人为战争所苦，但生存信念未失。画作以敦厚繁复的风格，表现了一种坚忍不拔的、不可移易的、与雄旷的自然相一致的力，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克服万难努力前行的伟力。

中西、古今相融

赖少其1915年出生于广东普宁，1932年考入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西画科，在班主任李桦的指导下学习木刻。木刻《殖民地的狩猎图》(9.5cm×15cm 1936年)、《游击战争的开始》(1938年)、《认识了民族的敌人》(14.5cm×11cm 1936年)、《自我写照》等，都有比较明显的西画元素。艺术观念开放、善于兼收并蓄、融会贯通的赖少其当然不会为一种传统、一个风格所囿，《饿》，人物造型用中国传统线描来表现，又不忘轻刻几刀，以空白代表光亮，区分出明暗，这分明又是西画的手法。彩色木刻《抗战门神》创作于1939年1月，构图、刻制手法和人物形象取法中国传统年画，但赋予了新鲜的思想，中共桂林市委下党员刘季平将其作为年画印刷了10000份，供千家万户贴在门上，后因深受群众喜爱，又多次加印，评论家们公认：这是一件利用旧有形式，灌输抗战内容，是大众化、民族化的佳作。

原汁原味

有这样一个规律，凡艺术作品，附加的东西越多，使用的技巧越繁复，则表现效果离艺术本质越远，离思想越远，艺术感染力也越弱。我们看有些艺术作品，特别是古代的绘画、雕塑，百看不厌、妙趣横生、越看越爱、越多发现，就因为它们不假巧饰，用简明的技法反映出生活的原汁原味的缘故，因而最能直击人心。

“越是民族的，就越是世界的。”移之于论述木刻，也同样适用。赖少其的木刻手法洗练而不简单，简明扼要，他善于利用木材的“天然组织肌理”特点，以及“刀刻”的特殊效果，使得艺术思想、题材与表现形式和风格互相生发鼓涌，彼此成为对方的“绝配”和“唯一”。